



《避暑录话》合订本封面，青岛礼贤中学收藏本。

## 1935年盛夏，12位作家在青出版《避暑录话》

□柳已青

1935年的盛夏，《避暑录话》在青岛落地生根，王统照、洪深、老舍、吴伯箫、孟超、赵少侯、臧克家、王余杞、王亚平、杜宇、李同愈、刘西蒙，12位作家的文学作品精彩纷呈，一股来自历史深处的凉风，为岛城带来阵阵清爽！

《避暑录话》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天时，上世纪30年代，虽然日寇步步紧逼，中原板荡，国事蜩螗。但在国内出现了一个文化和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对于青岛来说，不论文化还是教育事业，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地利，一方面是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创立，吸引了国内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在此弦歌不绝，为国化育人才；另一方面，青岛是国内重要的港口城市，国际闻名的避暑和旅游胜地。人和，国立山大在青岛经过五六年的发展，开始发挥一所综合性大学的影响力，人文学科和海洋科学两翼齐飞，大师云集。同时，青岛也吸引众多名流客居青岛，留下诸多文化的资源。

天时地利人和，万事俱备，只欠一个契机。在一次作家聚餐会上，桌上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作家和诗人的聚餐，皆是诗酒风流客，喝得酣畅淋漓之时，有人提议，在《青岛民报》开设一个文艺副刊，为青岛文艺的发展，做点事情。结果，一呼百应。如同王亚平《老舍与避暑录话》所说：既然大家相聚在此，就应该“干点事儿，不能荒废下去。”于是决定，给《青岛民报》办一个副刊，借避暑之名谈点心里话，故取名为《避暑录话》。1935年7月14日，依托《青岛民报》而实则独立编排、装订、发售的文艺副刊《避暑录话》诞生了。

一个文艺副刊的名字为何叫“避暑录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诞生在避暑胜地青岛的地理属性，一是来自古代笔记中的典故。老舍对刊名解释是：“宋朝，有个刘梦得，博古通今，藏书三万卷，论著很多，颇见根底，这个《避暑录话》，也是他的著述，凡二卷，记了一些有考证价值的事。我们取这个刊名，要利用暑假，写些短小的诗文。”戏剧家洪深写了发刊词，作题解：“避暑者，避国民党老蒋之炎威也。”“否则他们有

沸腾着的血，焦煎着的心，说出的‘话’必然太热，将要使得别人和自己，都感到不快，而不可以不‘录’了！”归根到底，《避暑录话》的诞生，其宗旨是文章合时而著，文艺为时代和大众鼓与呼！刊头的“避暑录话”四字，也是出自洪深之手。

《避暑录话》副刊虽小，阵容不弱。老舍的散文，亲切中洋溢着幽默，让你像听着最熟悉的朋友作漫不经心的絮语，和他一起吟咏着生活的温馨与苦涩。洪深是左右开弓，一面关注戏剧，也创作，也研究。孟超、亚平、同愈写诗，吴伯箫写散文。王统照的诗文有的描写北国特有的农作物蜀黍(高粱)，有的描述山东夏晚的黄昏景色，后来大都收入《夜行集》、《青纱帐》中。”青岛大学教授刘增人如此描述。

《避暑录话》刊发的文章，可谓有趣，有料，可读，可亲。文章类型丰富多彩，散文、随笔、新诗、短篇小说、文艺评论、古体诗词……老舍的散文风趣幽默，有浓郁的生活韵味和青岛风情，他在《避暑录话》发表的《暑避》一文，尤其脍炙人口，直到今天，生活在青岛的人们，每到夏天，接

待外地亲友游览青岛，读到此文，感同身受，也会会心一笑。王余杞在《避暑录话》上写了一篇文章回体形式的文章，题为《一个陌生人在青岛》，从第一期开始，到第九期结束，成了连载。值得一提的是，洪深收到田汉邮寄自监狱的诗词，加以注释，发表出来。1935年初，田汉因创作了进步话剧《回春之曲》，触动国民党当局，被捕入狱，在狱中以诗词明志，抒发胸臆。“江山已待争头度，朋辈都堪死共生。壁上题诗君莫笑，明朝又是石头城。”洪深冒着风险将田汉的诗词发表，可见两人是莫逆之交，生死之交。

《避暑录话》1935年9月15日终刊，历时两月，每周一期，零售大洋三分，共出10期，发表66篇诗文。这份文艺周刊，远销太原、北平。回望81年前的这份报纸文艺周刊，深感其犹如一座海滨的灯塔，放射出温暖而指引性的光芒。在风雨如晦的时代，作家们鸡鸣不已，记录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

《避暑录话》带有很强的时令色彩，因暑热而生，临秋风而凋。正如曾广灿在《老舍与“避暑录话”》一文所说：一份典型的同仁出版物，它充满文化人特有的灵感素质，却没有半点书卷气，处处显示着这群文化人“诗心苦、文骨道”的高贵品格。

## 文人笔下的清凉青岛

开设了文艺副刊——《避暑录话》。学者相聚青岛，大家文兴袭来，不想当“专为避暑而来的真正闲者”，于是在《青岛民报》风、洗洗海澡的消息舒心之地，甚至在30年前的盛夏，王统照、洪深、老舍等12位作家、夏季的青岛，本就是避暑胜地，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更是众多文人学者吹吹海

## 心驰神往那片海

□曲海波

1935年出版的《青岛风光》曾记述：“海水浴场至为完备者，厥为汇泉海岸……沿岸有板房更衣室林立，以供浴客更换衣服或浴罢休憩之用……至于浴用器械，有跳台、浮台、舢板、救生圈等物，设备至为完全，初辟太平路栈桥西岸浴场……临时备有汽艇多艘，雇用熟习水性者，从事预防救护，插定浮标，庶于限制之中，仍寓保护之意，继又辟湛山海水浴场、太平角海水浴场、山海关路海水浴场，均属地势优越，风景天然……而各场秩序井然，实为其他省市所未有。”由此可见，上世纪30年代的青岛为吸引游客洗浴消暑，对海水浴场的管理已很成熟规范。

在国立山东大学执教的梁实秋先生，在《忆青岛》一文中，最令其心动的便是和家人在青岛海滩上的欢愉时光：“青岛之美不在山而在水。汇泉的海滩宽广而水浅坡度缓，作为浴场据说是东亚第一。每当夏季，游客蜂拥而至，一个个一双双的玉体横陈，在阳光下日晒，晒得两面焦，扑通一声下水，冲凉了再晒。其中有佳丽，也有老丑。玩得最尽兴的莫过于夫



上世纪30年代青岛第一海水浴场

妻俩携带着小儿女阖家光临。小孩子携带着小铲子小耙子小水桶，在沙滩上玩沙子，好像没个够。更妙的是下面岩石缝里有潮水冲积的小水坑，其中小动物很多。如寄生蟹，英文叫‘hermit crab’，顶着螺蛳壳乱跑，煞是好玩。又如小型水母，像一把伞似的一张一阖，全身透明。”

1934年的夏天，杭州酷热难挡，“路上柏油融化，中暑而死者，日有七八人”。7月13日至8月12日，应旅青友人汪静之、卢叔桓之邀，作家郁达夫携妻子来青岛避暑，整整住了一个月。在轮船行驶的大海上一看到青岛，他就爱上了这座城市：“……白的灯台，红的屋瓦，弯曲的海岸，点点的

近岛遥山，就净现上你的视界里来了，这就是青岛。所以海道去青岛的人对她所得的最初印象，比无论哪一个港市，都要清新些，美丽些。”后来郁达夫没能再履青岛，但青岛的风景，一直使他无法忘怀。1934年底，他坐在杭州的寓所里写游记，还念念不忘“在东亚，没有一处避暑区赶得上青岛的”。

臧克家1930年破格考取国立青岛大学后，在青岛学习生活的五年中，坐听涛声起落，卧看云走霞飞，经历了大革命血与火考验的他度过了一生中难得的一段从容。1956年重来青岛，他兴奋地写了《青岛解放我重来》：“我们住的地方十分幽静，坐在小楼

上，就可以看到大海，深夜醒来，就可以听到大海的呼吸。晌午，躺在床上，想闭闭眼，朦胧中听到大海的呼唤，它的魅力像一条拉你的彩绳，于是，拿起浴衣，呼几个同伴，几分钟，身子便游动在大海之中了。沙滩上有大人，有孩子，有男的，有女的。彼此是陌生的，但交换着亲切的目光，比赛着各自捡到的晶亮的贝壳，不论大人孩子，全是赤身赤心，全成为大自然的儿童。”

1935年夏天，时在武汉大学教书的苏雪林“为了享受新秋似的清凉”，携同丈夫来到青岛避暑，下榻位于福山路的山东大学教职员宿舍。苏雪林虽然在青岛只小住了一个月，却为青岛留下了《岛居漫兴》和《崂山二日游》两篇大文章，计5万余字，并在1938年出版了《青岛集》，几乎把青岛所有的风景名胜地都收拢笔下。在《岛居漫兴》之《汇泉海水浴场》一文中，其对青岛海水浴场的赞美之情，跃然纸上：“青岛共有五个海水浴场，汇泉地点最适中，形势最优胜，一到夏季，红男绿女，趋之若鹜，使这地方成为最热闹的中心，欢乐的中心，消暑的福地，恋爱的圣地……两个环抱的海岬中间是一片宽约数里的大海湾，可以容纳数万个弄潮儿同时下水。快乐的情调，泛滥在海面上，在林峦间，在变幻的光影里，在无边无际的空间。”

【老照片】

## 修桥老兵张士太

□赵福平



张士太，1927年出生于济南长清的东洋河村，少时亲眼目睹日寇对华烧杀抢掠的侵略暴行，积极参加了抗日儿童团，除站岗放哨查路条外，还和大人利用晚上的时间在津浦铁路线上破坏鬼子修建的桥梁。

1948年，21岁的张士太加入华东野战军，秋天参加了济南战役，之后随大军南下参加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在战斗中因表现突出光荣入党。张士太万万没想到的是，少年时经常破坏敌人桥梁的自己，在解放后却成了一名专门修桥的铁道兵。

1951年，张士太随部队入朝，积极投入到抗美援朝保卫修建铁路大动脉的任务中去，在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后，出色完成任务。1954年撤出朝鲜后随部队开赴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贵港市修建桥梁，因工作出色被提拔为排长，在新年元旦这天趁工作的间隙和战友们一起去照相馆拍了这张手持武器的照片(左二为张士太)。

从那时起，张士太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先后参加过福建漳州、武汉长江大桥、内蒙古澄化县黄河大桥、浙江金华通往温州的铁路桥梁等交通咽喉的修建工作，1963年，部队抽调他带领一部分战友去云南修路筑桥。1975年，转业后的张士太调回长清县公路站，又参与了修建长清北大桥、济平公路归德大桥以及双泉镇、五峰山镇乡间公路的路桥建设。

现在，89岁高龄的张士太身体健康，精神矍铄，遇到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与牺牲的战友相比，活着就是幸福，活着就要好好工作。